

荧屏亮点

《我是真的爱你》：女性成长议题的魔幻表达

■ 钟玲

主题模糊不清、人设刻板奇葩、剧情莫名其妙、结局潦草仓促，40集的容量却只收获了一堆“寂寞”，追剧时的心情又“一波三折”，从期待到愤怒到无语至极，这样的电视剧能否刷新你对“烂剧”的认知？

我是被惊到了。

由吕行执导，刘涛、杜淳、李念等主演的都市情感剧《我是真的爱你》，本周已收官。坦白地说，虽然从剧名到剧情、从外貌到内核，都带着一丝“怪异”的气质，但这部剧最初的立意还是很好的——女性议题、现实题材，聚焦育龄女性的职场与生活，刻画女性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种种焦虑与遭遇的现实困境，倡导人们尊重、理解和支持女性的每一个人生选择，无论是单身的职业女性、已育的职场妈妈，还是为家庭退居幕后的全职妈妈。

关照女性生活困境，为女性价值正名，这主题看起来似乎很美是不是？然，现实却是最终呈现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

有内容，却不知所云。

《我是真的爱你》，是以萧嫣、陈娇蕊、尤雅三位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女性为主角，从她们的各自成长展开叙事的。原本以为，她们的故事可以代表她们各自所在的“身份阵营”，展现出女性独立自强的精神风貌，可是剧情却很“拉胯”，并没有体现出女性的人生价值。

追求职业理想，一直宣扬以“丁克”为信仰的萧嫣，在经历层层波折后，获得了男友的理解与支持，但她的职业生涯却可用“惨淡”来形容：一个看起来霸气外露的职场“女魔头”，全程疯狂被虐，被领导打压，被同事欺压，而她一如既往地热衷于“背锅”“多管闲事”，在“美强惨”的路上高歌猛进，事业上却无漂亮成绩，就稀里糊涂地实现了自己的终极目标，成功加入了公司的董事会。从心理上的恐婚恐育，到因病手术能否生育都是个问题，从最初有些惧怕孩子到开始喜欢孩子，这一波操作下来，我都开始怀疑，萧嫣的信仰，是否还如从前般坚定，而她坚持的意义又在哪里？如果不是编剧一路行一路虐，又在结尾强行给她开了“金手指”逆袭，萧嫣的人生追求看起来就是个笑话。

作为职场妈妈的陈娇蕊，关于事业与家庭如何平衡的命题，最终是依靠离婚后，与前夫莫铭和解，将女儿托付给前夫，而自己去追求事业来解决的。在怀孕后，她经历了丈夫亲手葬送自己事业的挫折，经历了领导将她“闲置”的安排，经历了产后抑郁症的“折磨”，经历了诡异的“婆媳关系”的捶打，陈娇蕊依旧能在选择离婚重返职场后，力压对手顺风顺水，可是，她是如何做到的呢？刚复职时便博同情，利用萧嫣的善良，工作做不好，萧嫣来摆平；工作完不成，萧嫣来帮忙；孩子没人带，母亲来上阵……升职加薪靠“投机”，育儿带娃靠“甩锅”，她自己做的少之又少，陈娇蕊的人生又能给身为职业女性的妈妈们带来什么样的正能量？

女性议题、现实题材，聚焦育龄女性的职场与生活，刻画女性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所面临的种种焦虑与遭遇的现实困境，倡导人们尊重、理解和支持女性的每一个人生选择，《我是真的爱你》立意是好的，可惜，最终的呈现，却主题模糊不清、人设刻板奇葩、剧情莫名其妙、结局潦草仓促，无论纵向横向，都没说出所以然。



一直很开朗、阳光的全职太太尤雅，前半部剧里就是个幸福小女人的模样，大学毕业即结婚生子，从未进过职场的地，一直坚持自己“我就是我，我很快乐，我很幸福，和我的家庭无关，是因为我自己的选择，我可以选择成为我，也可以为自己的选择承担任何后果”的理念，这一番幸福宣言说得冠冕堂皇，可现实却异常残酷，转瞬尤雅就被生活无情地打了脸：她心目中的“三好丈夫”程浩南生意失败后，她的生活便如坠深渊，从前体贴入微的丈夫变了脸，开始整日无所事，开始喜欢无理取闹，失去丈夫的关心爱护，尤雅的快乐城堡迅速坍塌，她甚至想到了离婚。大结局时，因为意外导致流产的她选择了卖掉豪宅，与友人开始创业，重新出发。

太讽刺了！

《我是真的爱你》，这是力证女性本应有多重选择只是一种幻想吗？

想表达不婚主义的职场女性在精神与经济上的独立、自由，就好好刻画女性在“战场”上的所向披靡，而不是突出萧嫣的自负与毫无职场

常识，以及被无良老板压榨时的无能为力、无计可施；想表达职场妈妈的辛苦与强大，就别只表现她脆弱、疯狂、“变态”束手无策的一面；想表达全职妈妈也非傻白甜，就别让尤雅的蠢钝不自知溢满屏幕，以及表现她实际没有任何生存能力，只能依附男性的事实。

或许这只是我狭隘的理解，也或许这部剧只想简单陈述现实，并没有想过去圆它的初衷，也并没有有一个鲜明的观点来支撑母题，纯粹表现不同女性的不同生活状态也是可以的，可是剧中却又隐隐约约对女性该做什么选择有所定义，如此反常态的剧本，能够达到《我是真的爱你》最初的诉求吗？

除了恐惧，除了如坠云雾的不明所以，反正我是没有“get”到其中的价值观与正能量。

有人设，却个个是奇葩。

在剧中，你很难找到一个正常人的角色，无论主角还是配角都有点“面目可憎”，只能用“有病”来形容，这样一个几乎全员皆让人反感的电视剧，恐怕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了。

细数一下——

善良正直的萧嫣，“大女主”的外表，“圣母”的心，总管不该管的闲事儿，一次次砸坏自己的锅，人无完人，但吃一堑不长一智，堪不透职场生存之道，对“敌人”总是手下留情，将一把好牌打得是“稀巴烂”，随时随地都在傲娇地给别人讲独立女性的宣言，却没有什么工作智慧；尖锐刻薄的陈娇蕊，一个真正“杀人于无形”的狠角色，她偏执、多疑、工于心计，踩他人上位眼睛都不眨，过河即拆桥以怨报恩，总是一副小人得志自私又丑陋的嘴脸，妥妥是拿错了“宫斗”的剧本；单纯的尤雅，原本自己在幸福泡沫中生活就好，偏偏还拎不清又以一己之力搅闺蜜，执着于生二胎却从未想过与丈夫沟通，去了解丈夫的想法；优柔寡断的莫铭，在婚内忽视对妻子的关爱，没能好好地调和母亲与妻子的矛盾，离婚后又处处表现为“老好人”，对贪污公款、工作不负责任又侮辱过他的同事李美娥，一味同情、一味放过、一味积极维护，还曾匪夷所思到在警察面前抱着女儿逃跑。

主角们的智商堪忧、行事诡异，配角们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尤雅的老公程浩南，以小人之心度萧嫣君子之腹，出了事就怨天怨地怨人。不想老二胎，还不与妻子坦白家庭状况，私自跑到医院去儿童科开堕胎药物，试图偷偷喂给妻子吃；陈娇蕊的母亲，对萧嫣总是阴阳怪气，得知萧嫣救了外孙女以后，也没有转换态度，与女儿一样不知感恩；陈娇蕊的婆婆，以自己的思维绑架儿媳，从不去考虑儿媳的感受；萧嫣一手提携的员工严直，“敌人”给一颗糖就能让他背弃萧嫣，不分是非，没有立场……

总之，你很难从这些角色中，寻找到共鸣与共鸣。

更令人窒息的是，一飞冲天而又极速下坠崩盘的结尾——

前期不择手段，道德上具有瑕疵的陈娇蕊，瞬间洗白，与众人握手言和；明显做人做事都有问题的李美娥，顷刻变身单纯爱孩子的好保姆；在无耻的上司中间，唯一的明白人好客户纪总中途退场再无剧情；要追求萧嫣的郝大成也匆忙领了下线的“盒饭”……

该有的交代一个没有，挖过的坑忽略而过没有填上，如此开放式的结局，相当于没有。

热衷触碰社会痛点，是近几年现实题材剧惯用的招数，而女性的孕育话题本身就热点十足，探讨不同女性在面对婚、孕、育问题时的选择、坚持，以及遇到的各种矛盾，原本具有其现实意义。可惜，无论纵向横向，《我是真的爱你》都没说出所以然。

这一场关于女性成长议题的讨论，更像是一次拙劣的“碰瓷儿”，徒有其表，毫无内在。如此魔幻的表达方式，又怎能诠释：无论是职场，还是家庭，无论是丁克，还是育儿，都不应该是女性的单选题？

唯一能够让人记住的，或许就是对女性产后抑郁症的再次“科普”了吧！仅此而已。

新书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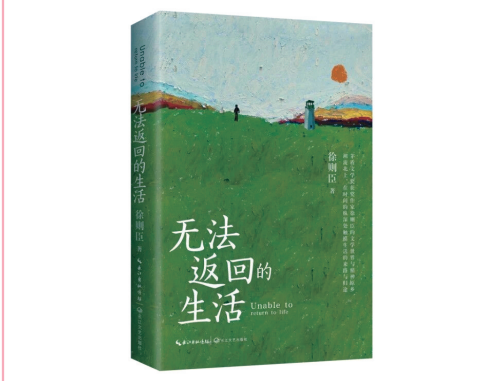
《排球魂》

赵蕊蕊 著

译林出版社 2021年7月版

自从袁伟民教练率领的中国女排开创了国人引以自豪的“女排精神”，中国排球人用血汗拼搏，一代接一代地传承这宝贵精神，每一代排球人都有独特又感人的故事。

奥运冠军、前女排国手赵蕊蕊采访几代排球人写就的《排球魂》，从带领中国女排冲出亚洲、走向世界的袁伟民、郎平等前辈，到一起挥洒青春、共担苦楚的冯坤、王一梅等战友，赵蕊蕊用细腻动人的笔触书写排坛往事，经由几代排球人倾情讲述的心路历程，还原他们真实的情感和故事，让读者进一步理解女排的拼搏精神、中国排球人的使命感，也为中国排坛留下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无法返回的生活》

徐则臣 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21年6月版

《无法返回的生活》为徐则臣散文精选。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徐则臣以小说著称，但其散文对人生本质和生命意义的探寻、情感的真诚流露，也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极大的阅读价值。本书收录徐则臣被选作各地语文考试现代文阅读理解的《风吹一生》《祖母说》《母亲的牙齿》等，并且收入其传播很广、诚挚动人的散文《生活在北京》《跑多远才能回到家》《祖父的早晨》等，及近年来创作的全新散文，按主题分类，集结成书。能够代表徐则臣散文创作的至高水准，读者可从中触摸作家徐则臣的文学世界与精神原乡。

书人书事

现在，朱炜的《跳上诗船到德清》一书已在路上。多么妙不可言的书名，《跳上诗船到德清》！而我此去莫干山的心情，只有借用这美妙的书名来形容才最恰切——

跳上诗船去莫干山

那间用彩色花盆装饰起来的老房子特别引人注目，我们赶前一看，二都村图书馆！为了让这些乡镇图书馆不落人徒有其表的尴尬境地，杨馆长会将自己的员工派驻到那里，以保证德清县书香处处。

德清的书香，我在德清只待了大半天就感受到了。当我在德清县图书馆的报告厅里与一群孩子和他们的爸爸妈妈分享“写作始于何处”时，另有两场读书活动在他处分别进行，一场是书友们的诵读活动，一场是关于庾村一段历史的讨论会。而在我的讲座现场，听学者提给我的问题，让我充分体会到，来图书馆听讲座对他们来说成为日常生活，被冠以“春晖讲堂”的讲座活动，到我担任主讲的这一场，在德清县图书馆已进行到了第77场。

8月1日一早，朱炜就离开德清县城自己的家来到庾村接我们上莫干山。

第一站，是皇后饭店的毛主席下榻处。上了山后朱炜发现自己熟悉的那条去皇后饭店的小路被封了，该如何驶向毛主席下榻处，他一时没了主意，便打开了手机上的导航。可是，皇后饭店就在我们的头顶上方，导航给出的指令就在原地不停地打转。见朱炜一脸焦急，我说，我们就不去毛主席下榻处了吧。但朱炜就是不顺着台阶而下，告诉我们来莫干山必须要去毛主席下榻处——我总觉得，能执着于某一件事，也是一个人的天赋。庾村，就在莫干山的山脚下，在庾村图书馆驻馆5年，朱炜尽情挥洒凡事执着的天性，深挖莫干山历史这座富矿，在毛主席下榻处听他讲毛主席在此地休憩时，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是如何陪伴和保卫毛主席的，真是过程生动细节饱满。这么好的素材，如果没有形成文字汇编成册，实在可惜。刚想向朱炜建议写一本关于莫干山历史的书，又一想这次不能孟浪，就借故躲到一边搜索起来，果然，去年上海书展期间首发的那本书，不是朱炜的第一本书，或许，《莫干山史话》也不是朱炜人生中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这个腼腆的貌不惊人的年轻人。

离开皇后饭店，朱炜领着我们去看白云山馆。穿过芦花荡公园的十二生肖园时，朱炜的脚步停了下来。他说，在他四五岁的时候，跟随来此疗养的父亲上莫干山，总是喜欢在十二生肖雕像上爬来爬去，“小孩子不懂事，浪费了很多时间。”朱炜说，那时的电视节目也不丰富，又没有别的娱乐项目，爸爸和一起来疗养叔叔们在晚饭后总喜欢聚在一起聊天，聊那些莫干山的往事。“我常常回想我疯玩时听到的只言片语，正是我现在所能查阅到的莫干山史话中缺失的那一段历史。可惜，当年与我爸爸聊天的叔叔们已经四散开去，再也找不到了。”

离开白云山馆时路过一个山口，朱炜指着不远处一个山头上城堡似的建筑群，告诉我们：“那就是莫干山1号，裸心堡。”接着，行云流水地将莫干山1号由原杭州广济医院院长杨滕更的别墅到绿荫旅馆，再到南非人高天成在已经倾颓的绿荫旅馆原址上修建起一座城堡裸心堡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望着不远处莫干山1号豪华的建筑外观，静默中我想到了朱炜的感慨，亦即当年跟他爸爸一起话说莫干山的叔叔们已经不知去向。我确认，他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不经意的闲聊，经由朱炜的笔花妙笔，一定能为莫干山史话增添一段华章。我更相信，那么执念于一件事的朱炜，不会轻易放弃他的寻觅。如此一想，我更想得到朱炜去年出版的那本书了。

现在，朱炜的《跳上诗船到德清》已在路上。多么妙不可言的书名，《跳上诗船到德清》！而我此去莫干山的心情，只有借用这美妙的书名来形容才最恰切：跳上诗船到莫干山。

然，去年上海书展期间首发的那本书，不是朱炜的第一本书，或许，《莫干山史话》也不是朱炜人生中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这个腼腆的貌不惊人的年轻人。

离开皇后饭店，朱炜领着我们去看白云山馆。穿过芦花荡公园的十二生肖园时，朱炜的脚步停了下来。他说，在他四五岁的时候，跟随来此疗养的父亲上莫干山，总是喜欢在十二生肖雕像上爬来爬去，“小孩子不懂事，浪费了很多时间。”朱炜说，那时的电视节目也不丰富，又没有别的娱乐项目，爸爸和一起来疗养叔叔们在晚饭后总喜欢聚在一起聊天，聊那些莫干山的往事。“我常常回想我疯玩时听到的只言片语，正是我现在所能查阅到的莫干山史话中缺失的那一段历史。可惜，当年与我爸爸聊天的叔叔们已经四散开去，再也找不到了。”

离开白云山馆时路过一个山口，朱炜指着不远处一个山头上城堡似的建筑群，告诉我们：“那就是莫干山1号，裸心堡。”接着，行云流水地将莫干山1号由原杭州广济医院院长杨滕更的别墅到绿荫旅馆，再到南非人高天成在已经倾颓的绿荫旅馆原址上修建起一座城堡裸心堡的故事，向我们娓娓道来。望着不远处莫干山1号豪华的建筑外观，静默中我想到了朱炜的感慨，亦即当年跟他爸爸一起话说莫干山的叔叔们已经不知去向。我确认，他们在酒足饭饱之后不经意的闲聊，经由朱炜的笔花妙笔，一定能为莫干山史话增添一段华章。我更相信，那么执念于一件事的朱炜，不会轻易放弃他的寻觅。如此一想，我更想得到朱炜去年出版的那本书了。

现在，朱炜的《跳上诗船到德清》已在路上。多么妙不可言的书名，《跳上诗船到德清》！而我此去莫干山的心情，只有借用这美妙的书名来形容才最恰切：跳上诗船到莫干山。



德清县的莫干山民国图书馆

■ 吴玫

第一眼看到朱炜，是在浙江省德清县图书馆报告厅外有些幽暗的走廊里。那时，我刚完成一场题为“写作始于何处：从《诗经》《死亡之书》罗塞塔碑、汉穆拉比法典说起”的讲座，眼里还残留着报告厅里辉煌的灯光，所以，“明天让我们的小朱带你们去莫干山。只要小朱在，你们想要了解的莫干山，就都有了”，当德清县图书馆馆长杨敏红指向朱炜对我说这句话时，我虽响亮地应了一声，心里其实是有些不以为然的，因为，我看到的朱炜，瘦小得太不起眼。得知朱炜已经有了一本个人专著，并于去年夏天上海书展期间在上海武康大楼的大隐书局首发后，对写作者天然的好感让我又悄悄打量起朱炜来：这么年轻！这么年轻就已经有了自己的著作，我靠近朱炜问他讨一本书，他嘟哝着办公室有，便离开了。须臾，朱炜回来递给我一本书，第一三五辑《老照片》，搞得我一头雾水。

去庾村的路上，我随手翻阅起朱炜送我的《老照片》，原来，这一期上刊有朱炜的一篇文章《从莫干山走向抗战前线的褚定侯》。这篇